

欽
定
全
唐
文

欽定全唐文卷九百十九目錄

晉門子

妙法蓮華經元義釋籤緣起序

止觀輔行傳宏決序

靈祐

警策文

福琳

唐湖州杼山皎然傳

至賢

楊岐山甄叔大師碑銘

師用

爐峯院鐘記

并銘

道振

福巖禪院讀法華經姓名記

匡白

江州德化東林寺白氏文集記

東又

唐故越州衙前總管杜府君墓誌銘

唐王府君墓誌銘

叡川

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銘

并序

澄觀

答皇太子問心要書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會本演義鈔序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序

華嚴法界元鏡序

玲幽

建功德碑銘

并序

元應

興國寺故大德上座號憲超塔銘

并序

欽定全唐文卷九百十九

晉門子

晉門子俗姓何氏岳陽人登進士第後爲沙門住南岳寺
貞元八年卒門人曇環集遺文二百篇行於世

妙法蓮華經元義釋籤緣起序

四教成列開合之旨蘊乎其中十子既往幽贊之功在人
方絕惟三轉遂周一乘載道經文顯而約元記博而深後
進難窺蒙求尚壅不遠而復存乎其時我哲匠湛然公當
之矣公孩提秀發志學名成淵解得於自心博瞻振於先

達無適不可以虛受人洎毘壇以至於國清其從如雲矣
間者島夷作難海山不寧徇法之多仄身巖宇或謂身危
法喪莫如奉法全身僂俛遂行暴露原野是樂法者請益
悅隨且法實無邊身則有待宏敷未暇籤訪有憑因籤以
釋思逸功倍美哉洋洋乎登門者肯綮未嘗望涯者恥躬
不逮乘是以訓文其可廢耶先德旣詳雖大科不舉諸生
未達在小疑必疏凡十卷不忘於本以天台命家善繼其
宗以釋籤順學信所謂觀象得意俾昏作明永代不朽者
也昔早歲在塵後時從道徒欲擊其大節獨不愧於心乎

止觀輔行傳宏決序

宗虛無者名教之道廢遺文字者述作之義乖古先梵王

乘時利見聖賢道契德音莫違尚

闕一字

言詮寄諸結集況

時淹像季學鮮知幾領會之賓十無一二至有窮年默坐

闕一字

節於昏

闕一字

白首論心遲回於半滿人之多

闕一字

其

若是乎

闕一字

階捫象各陳乳色或謂卽心是佛悟入之一

闕一字

字

色不異空本末誰迹將冥

闕一字

待章句

闕三字

呼大教陵

夷若是蓋由未辯文字之性

闕二字

喻總持之功深惟昔智

者大師降生示世

闕一字

敷元德大拯橫流咨覆簣於大思

振絕維於龍猛命家作古以中觀爲宗師立極建言以上

乘爲歸趣爰什灌頂頂公引而伸之欽若

闕一
字

持廣有記

述教門戶牖自此重明繼之以法華威威公宿植不愆於
素復次天宮威威公敬承如水傳器授之於左谿元朗朗
公卓絕天機獨斷相沿說釋遑恤吾文載剔於毘壇湛然
然公間生總角穎悟左谿深相器異誓以傳燈嘗言止觀
二門乃統萬行圓頓之說一以貫之噫續承四世年將二
百魚魯斯訛不無同異方將繹思津道元流遂廣斥邪疑
旁薄今古質而不野博而不繁著輔行記凡十卷備前聖

廣畧之旨允今人勝劣之機豈維錯綜所聞將以隱括所
治所治卽行三多之妙運遽階所聞唯解一眞之元覽沼
夫行有歧路則始終天隔解無方隅亦淺深隨類建言輔
行以舉其全故自遠方來詢疑請益擊蒙發覆孜孜日夕
庶幾幽贊欽若傳宏道之將行不孤運矣咨予末學輕說
上乘其猶爝火增輝二曜

靈祐

靈祐俗姓趙氏福州長溪人從本郡法恒禪師出家入天
台遇寒山子造國清寺遇拾得元和末至長沙住大瀉山

金剛經卷第二
同慶寺大中七年卒年八十三詔諡大圓禪師

警策文

夫業繫受身未免形累稟父母之遺體假眾緣而共成雖
乃四大扶持常相違背無常老病不與人期朝存夕亡剎
那異世譬如春霜曉露倏忽卽無岸樹井藤豈能長久念
念迅速一剎那間轉息卽是來生何乃晏然空過父母不
供甘旨六親固以棄離不能安國治邦家業頓捐繼嗣緬
離鄉黨剃髮稟師內勤剋念之功外宏不諍之德迴脫塵
世冀期出離何乃纔登戒品便言我是比丘檀越所須喫

用常住不解忖思來處謂言法爾合供喫了聚頭喧喧但
說人間雜語然則一期趁樂不知樂是苦因曩劫徇塵未
嘗返省時光淹沒歲月蹉跎受用殷繁施利濃厚動經年
載不擬棄離積聚滋多保持幼質導師有勅戒勗比丘進
道嚴身三常不足人多於此耽味不休日往月來颯然白
首後學未聞旨趣應須博問先知將謂出家貴求衣食佛
先制律啟創發蒙軌則威儀靜如冰雪止持作犯束斂初
心微細條章革諸猥弊毘尼法席曾未叨陪了義上乘豈
能甄別可惜一生空過後悔難追教理未嘗措懷元道無

因契悟及至年高臘長空腹高心不肯親附良友惟知倨傲未諳法律戢斂全無或大語高聲出言無度不敬上中下座婆羅門聚會無殊椀鉢作聲食畢先起去就乖角僧體全無起坐忪諸動他心念不存些些軌則小小威儀將何束斂後昆新學無因倣倣纔相覺察便言我是山僧未聞佛教行持一向情存粗糙如斯之見蓋爲初心慵惰饕餮因循荏苒人間遂成疎野不覺躑躅老朽觸事面墻後學咨詢無言接引縱有談說不涉典章或被輕言便責後生無禮瞋目忿起言語駭人一朝卧疾在牀眾苦縈纏逼

迫晚夕思忖心裏惘惶前路茫茫未知何往從茲始知悔
過臨渴掘井奚爲自恨早不預修年晚多諸過咎臨行揮
霍怕怖懺惶穀穿雀飛識心隨業如人負債強者先牽心
緒多端重處偏墜無常殺鬼念念不停命不可延時不可
待人天三有應未免之如是受身非論劫數感傷嘆訝哀
哉切心豈可緘言遞相警策所恨同生像季去聖時遙佛
法生疎人多懈怠畧伸管見以曉後來若不蠲矜誠難輪
道

夫出家者發足超方心形異俗紹隆聖種震懾魔軍用報

四答拔濟三有若不如此濫廁僧論言行荒疎虛霑信施
昔年行處寸步不移恍惚一生將何憑恃况乃堂堂僧相
容貌可觀皆是宿植善根感斯異報便擬端然拱手不負
寸陰事業不勤功果無因克就豈可一生空過抑亦來業
無裨辭親決志披緇意欲等超何所曉夕思忖豈可遷延
過時心期佛法棟梁用作後來龜鏡常以如此未能少分
相應出言須涉於典章談說乃傍於稽古形儀挺特意氣
高閑遠行要假良朋數數清於耳目住止必須擇伴時時
聞於未聞故云生我者父母成我者朋友親附善者如霧

露中行雖不溼衣時時有潤狎習惡者長惡知見曉夕造
惡卽月交報歿後沈淪一失人身萬劫不復忠言逆耳豈
不銘心者哉便能澡心育德晦迹韜名蘊素精神喧囂止
絕若欲參禪學道頓超方便之門心契元津研幾精妙決
擇深奧啟悟真源博問先知親近善友此宗難得其妙切
須仔細用心可中頓悟正因便是出塵階漸此則破三界
二十五有內外諸法盡知不實從心變起悉是假名不用
將心湊泊但情不附物物豈礙人任他法性周流莫斷莫
續聞聲見色蓋是尋常者邊那邊應用不闕如斯行止實

不枉披法服亦乃酬報四恩拔濟三有生生若能不退佛
階決定可期往來三界之賓出沒爲他作則此之一學最
妙最元但辦肯心必不相賺若有中流之士未能頓超且
於教法畱心溫尋貝葉精搜義理傳唱敷揚接引後來報
佛恩德時光亦不虛棄必須以此扶持住止威儀便是僧
中法器豈不見倚松之葛上聳千尋附託勝因方能廣益
懇修齋戒莫謾虧踰世世生生殊妙因果不可等閑過日
兀兀度時可惜光陰不求升進徒消十方信施亦乃辜負
四恩積累轉深心塵易壅觸途成滯人所輕欺古云彼旣

丈夫我亦爾不應自輕而退屈若不如此徒在緇門荏苒
一生殊無所益伏望興決烈之志開特達之懷舉措看他
上流莫擅隨於庸鄙今生便須決斷想料不由別人息意
忘緣不與諸塵作對心空鏡寂只爲久滯不通熟覽斯文
時時警策強作主宰莫徇人情業果所牽誠難逃避聲和
嚮順形直影端因果歷然豈無憂懼故經云假使百千劫
所作業不亡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故知三界刑罰縈
絆殺人努力勤修莫空過日深知過患方乃相勸行持願
百劫千生處處同爲法侶乃爲銘曰

幻身夢宅空中物色前際無窮後際寧剋出此沒彼升沈
疲極未免三輪何時休息貪戀世間陰緣成質從生至老
一無所得根本無明因茲被惑光陰可惜剎那不測今生
空過來生窒塞從迷至迷皆因六賊六道往還三界匍匐
早訪明師親近高德決擇身心去其荆棘世自浮虛眾緣
豈逼研窮法理以悟爲則心境俱捐莫記莫憶六根怡然
行住寂默一心不生萬法俱息

福琳

福琳元和中沙門

唐湖州杼山皎然傳

釋皎然名晝姓謝氏長城人康樂侯十世孫也幼負異才性與道合初脫羈絆漸加削染登戒於靈隱戒壇守直律師邊聽毗尼道特所畱心於篇什中吟咏情性所謂造其微矣文章雋麗當時號爲釋門偉器哉後博訪名山法席罕不登聽者然其兼攻竝進子史經書各臻其極凡所遊厯京師則公相敦重諸郡則邦伯所欽莫非始以詩句牽勸令入佛智行化之意本在乎茲及中年謁諸禪祖了心地法門與武邱山元浩會稽靈澈爲道交故時諺曰雪之

金史卷之二十一
畫能清秀貞元初居於東溪草堂欲屏息詩道非禪者之意而自悔之曰借使有宣尼之博識胥臣之多聞終朝目前矜道侈義適足以擾我真性豈若孤松片雲禪座相對無言而道合至靜而性同哉吾將入杼峯與松雲爲偶所著詩式及諸文筆併寢而不紀因顧筆硯曰我疲爾役爾困我愚數十年間了無所得況汝是外物何累於人哉佳旣無心去亦無我將放汝各歸本性使物自物不關於予豈不樂乎遂命弟子黜焉至五年五月會前御史中丞李洪自河北負譴再移爲湖守初相見未交一言恍若神合

素知公精於佛理因請益焉先問宗源次及心印公笑而後答他日言及詩式具陳以宿昔之志公曰不然因命門人檢出草本一覽而歎曰早年曾見沈約品藻慧休翰林庾信詩箴三子所論殊不及此奈何學小乘褊見以宿志爲辭耶遂舉邑中詞人吳季德梁常侍均之後其文有家風予器而重之晝以陸鴻漸爲莫逆之交相國于公頓顏魯公眞卿命裨贊韻海二十餘卷好爲五雜俎篇用意奇險實不忝江南謝之遠裔矣晝清淨其志高邁其心浮名薄利所不能啖唯事林巒與道者游故終身無惰色又興

冥齋蓋循樵面然故事施鬼神食也晝舊居州興國寺起
意自捐衣囊施之嘗有軍吏沈釗本德清人也夕從州出
乘馬到駱駝橋月色皎如見數人盛飾衣冠釗怪問之如
何到此曰項王祠東興國寺然公修冥齋在此伺耳釗翌
日往覆果是鬼物矣又長城赴胥錢沛行役泊舟呂山南
見數十百人行并提食器負束帛怡然語笑而過問其故
云赴然師齋來時顏魯公爲刺郡早事交遊而加崇重焉
以貞元年終山寺有集十卷于頔序集貞元八年正月勅
寫其文集入於祕閣天下榮之觀其文也亶亶而不厭合

律乎清壯亦一代偉才焉畫生常與韋應物盧幼平吳季德李萼皇甫曾梁肅崔子向薛逢呂渭楊達或簪組或布衣與之交結必高吟樂道道其同者則然始定交哉故著儒釋交遊傳及內典類聚共四十卷號呶子十卷時貴流布元和四年太守范傳正會稽釋靈澈同過舊院就影堂傷悼彌久遺題曰道安已返無何鄉慧遠來過舊草堂余亦當時及門者共吟佳句一焚香其遺德後賢所慕者相繼有焉

至賢

至賢元和中沙門

楊岐山甄叔大師碑銘

楊岐大師法號甄叔幼而聰敏倜儻不羣心月貞明具大人相觀死生輪上見三聚羣迷猶焦螟處在蚊睫勝妙欲藥似嚼蠟無味遂投簪削頂具佛壇式求正覺了義扣大寂禪門一造元機萬慮都寂乃曰羣靈本源假名爲佛體竭形消而不滅金流樸散而常存性海無風金波自湧心靈絕兆萬象齊昭體斯理者不行而遍歷沙界不用而功蓋元化如何背覺反合塵勞於蔭界中妄自囚繫形同水

月浪跡人天見岐山羣峯四合乃曰坤元作鎮造我法城
纔發一言千巖響答松開月殿星布雲廊青嵐色中化出
金堺一所宴坐四十餘年滿室金光晝夜常照宜城化緣
已畢機感難畱元和庚子歲正月十三日忽棄塵區選歸
大定門弟子如父母逝痛勝於心泣悲震海哀聲動山如
月隱天衢羣星失曜大集眾木積爲香樓用建茶毗獲舍
利七百粒於東峯下建窰堵坡巖掟錦障列其前澗撲銀
河落其後永光法嗣用鎮山門上足僧有任運者飽飲法
乳誓報深恩涉萬重山經三千里來投於我請述斯文將

副其心式旌不朽銘曰

吾師內外皆明澈如淨琉璃含寶月常將定水灑羣靈大

注禪河未曾竭獨步楊岐山

闕一字

頂建出花宮勝仙闕樓

臺扛勢

闕一字

虛空魔界輪幢盡摧折闔浮月隱須彌角一

念收光歸寂滅長畱舍利鎮山河光透支提照巖穴猶如

簷蔔花飛去枝上餘香常不歇無限門人臭此香還向枝

頭香更發

師用

師用太和中沙門

爐峯院鐘記

并銘

聖人立法制器以利濟於時其義遠矣釋氏教有以鐘號法鼓鏗以致信信以警時時以集事其用勤矣故凡緇侶住處必懸以箕簋立以臺閣蓋取斯也南陵邑境有靜勝之地曰爐峯道場者在老山之良方是處本京地杜處士之業也故處士諱有正樂天養素而隱於邱園以此地氣爽而泉甘木秀而草蕃雖在人境勝勢特異將建淨宇以棲真徒彰其言而未果其事無幾何屬壽迫大運以永貞元年而終嗚呼修短之分其可歎也洎元和年中賢夫人

徐氏命其子著藹蕃芄等追成先考之志乃勅院宇請尼
惟採尼義靜等屈之裝嚴住持士女皈向增修堂室供給
壽用興福建善未之有極也杜氏季子芄既習善履敬久
而彌殷以白法斯宏鴻鐘乃發願而營之詢謀同緣有遂
厥志於太和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集正信命良工施洪
爐鼓橐籥革金而成焉其形其聲咸所妙好觀聽者謂杜
君之威冥祐也且夫中人之務學於道者或勤而不息或
惰而不勵惟鐘能節之使知時合宜得進退之度警告昏
曙發幽暢遠聆其響者肅然起慈敬之念況拯危拔苦之

感彰乎前傳哉茂旣情敬於中事契於理功成願畢刊石
以記之告於沙門師用請贊其盛事師用旣察其所以迺
揚斯人之善而銘云

釋門信鼓是曰洪鐘能齊進退實警昏蒙叩則應人鏗鏘
春容沙門斂念舊感冥通檀那杜君宿習正因迹在儒仕
情超世塵爰求良工乃鍊精鐵成茲寶器狀貌殊絕茲聲
隱隱振水搖雲思息炎熾魚停劍輪景福無際殊切不朽
勒銘於斯昭示其後

道振

道振太和中沙門

福巖禪院讀法華經姓名記

郡城東南三十餘里丹流灣曲山罨翠屏雲霞生雙髻之
峯碧霞吐香爐之石谷深景邃地近山幽藏陰南連禮浮
北接硤石之名本非寺號徑通人行時共稱焉初有曇始
禪師大齊起義之首奏藏陰寺講涅槃經感野雉來聽藏
神遺絹獼猴奉果山神獻飧時之異人乎其難識矣周朝
有惠遠法師卽晉城霍秀人也制涅槃疏擲筆昇空精義
入神以驗其旨名振古今號擲筆臺已現存焉近唐代宗

之運神墨禪師唐之貴葉學究典墳善閑莊老捨榮慕道
晦迹忘名藏陰宴坐林藪行節孤迅人難可儔真元之時
有智通法師近朝供奉聰惠天假其靈善談涅槃真闕制
六波羅蜜疏流於世也今有惠愔禪師業善儒門博通子
史高道不事棄筆從緇究禪理而真心自閑習心觀而定
惠雙運居無定所雲林是家遠尋靈跡來屈此山時有智
岑善講天台教門深遠妙源精義九博誓爲佛使行化人
間來亦於此知山靈秀景勝處幽名僧繼踵其時懷公至
此欲過嵩嶽志求法華道場之處土地時運宿緣所追乃

感邦伯邀畱及有清信長老結邑請住去太和二年上方
初造僧院兼置普賢道場爲山寺荒廢歲久杜絕人來道
者難居蓋爲差稅時太守王公以善理人慈愛育物敬崇
三寶荷護伽藍自至山門殷勤畱請兼捨祿粟及勸官僚
資助并咸降差科時有清信之士以議助濟差科時有廿

八人

闕經闕

年間人卽論散出邑今有六七人同爲竭力

崇供山寺科

闕

并造閣一所兼素畫彌勒兼諸方信施者

并邑外持念經人具歷此石法華之應事亦具載矣邑人

司徒暎等宿植深厚菩提種成法雨潤根善

闕

開發又能

晦跡藏名隱遁州城繚肆和光混俗樂道安貧共結良緣
同修福利心貞志固刻石記文感集陳情命余題述

匡白

匡白太和中沙門

江州德化東林寺白氏文集記

文其規諫者乃有國之龜鏡也其於哲后眞事未嘗不討
論之聽納之將欲俾雄圖令嗣延百千世之奕葉何止於
萬歲哉苟無鑒裁不偶其時則秦之坑焚衛之翦伐何所
存焉皇唐白傳之有文動鈎私乃惟曰此必補之蓋不銷

吾之力也及旋旆於府卽命翰墨者繕之不期月操染畢
函而藏之於辨覺大師堂之座左誠其掌執者嚴以鎖鑰
開閉準白侯文集無令出寺勿借外人又圖白侯眞於其
壁使人敬憚之不敢苟違也仍傳教令下屬幽愚令紀徽
猷用刊琬玉匡集七十卷一置東都聖善一置蘇州南禪
一置廬山東林其間表牋制誥文賦歌詩讚頌碑銘議論
箴諫無不以諷諫爲旨黜陟爲事使讒諛奸詭所不能隱
匿矣而流於搢紳莫不滋味之以爲藥石也洎唐之季世
兵火四起向來之美殆爲煨燼餘則固知東林者其已墜

焉有吳之天下也武以定亂文以延英繇是業儒者兢兢然源流淵淩慶稔宗親德化令公大王處青宮日雖以宴遊參侍宸扆而友愛棣華之美靡間於君臣其或歡洽之餘經綸之際何嘗不以筆硯簡編致其左右至若良宵靜晝輟膳蠲寢或以風月爲儔侶騷雅爲仇讎雖姬旦之多才多藝不足以同年語也常於白集是所畱情俄膺天命秉旄鉞出撫江城江之民足蹈手舞忻忻然乃曰天從人善願降父母之君於是藩信矣哉王爲理清淨視事之暇閑採圖經蹶然而悟且曰白傳嘗謫爲是邦典午及訪之

遺跡又泯然憶東林等有其集焉又詢諸老僧咸曰執事者不勤翦無遺矣王咨嗟良久顧謂諸輩何疎慢之若是亡斯寶耶然於勝事頗闕一字白也冥蒙釋子述作非能仰

認獎錄之深詎可輒爲陳讓含毫襍紙愧懼煎恪股慄流汗不能已矣時太和六年歲次甲午八月己巳朔十二日庚辰管内僧正講論大德賜紫沙門匡白記敢獻頌曰

緬彼樂天其眞古賢才器天付辭華世傳集有七帙芳逾百年言其婉麗理且淵元向罹騷擾幾至沈遷非逢至鑒亦類投泉聖主求理英王出藩恩榮在上典籍居前省覽

餘時箴規是思且吟且諷乃歌乃詩曾不釋手應亦忘疲
念彼東林而嘗有之尸掌不專逸漏堪悲爰命傳寫用補
闕儀祕之龕藏勒彼神姿品流所好翫閱於茲玉魚金鑰
彰嚴誠遺無令外借永作良規龍天所衛嘉猷肯移俱期
不朽并吾大師

東人

東人太和中山陰沙門

唐故越州衙前總管杜府君墓誌銘

唐君諱

闕

其先

闕

平

闕

詩曾祖

闕

祖珍名宦不敘欲畧故

也府君氣宇英明風神雄大闕門之緒且時從闕傑闕展

伏波早世天命闕賢良所嗟太和三年三月二十六日私

第而故享齡六十以其年四月二十四日卜闕於山陰承

務鄉九里村馬闕之地宅兆之禮也夫人李氏元和十二

年四月二日先夫而終內則令範可傳女史今合祔墳塋

蓋琴瑟榮枯嗣子師素弓裘克繼泣血茹闕哀號事喪姑

瞻岵瞻闕雷在闕風悲拱木月闕佳城恐山谷遷變勒銘

萬古詞曰

府君之生林闕祿位文武猗歟令名天命何欺遽違人世

喪親怙恃竈窋俄闕哀孤孝子荼毒肝腸奉柩扶護合葬
龍岡松柏新栽風光萬古佳城異代刻名泉戶

唐王府君墓誌銘

戴仁而處抱義而行者卽瑯琊王府君公諱仕倫字文迴
其先晉右軍十闕代孫也曾祖璆皇祖思皇考良忠貞不

仕公春秋五十有七以太和九年六月二十二日終於暨
陽之私第嗣子宗志次子劉老稚年荼毒泣血絕漿以當
年八月二十九日葬於故朱夫人之同塋所也山連藥王
之岡地闕建興之壟且離城郭不逾一里知人烟十步有

餘焉恐山川遷變乃刊石爲銘

賢哉哲人抑抑秩秩無嗜輕挑好求之質云何積善而遘
斯疾悲占青松哀辭白日萬古千秋於焉終吉

叡川

叡川直心寺沙門太和中充內供奉

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銘

并序

於戲行律比丘尼願

闕一字

三階教大禪祖茶毗林畔先大

師茶毗所哀慟樹是明幢比丘叡川爲其銘師姓耿氏諱

摠靜年五十四夏三十四太和五年正月二十六日長安

縣羣賢里直心寺

闕一字

滅灰舍利闕是下

闕二字

分律舊疏

大上研而達底拔臨壇法三階法甚若習法華等大乘經

大小乘戒至是蚤夜無已願證以其師嘗來學先天寺余

先大師臨壇四分大師下悉熟行道

闕二字

乞詞是豈宜

闕四字

字茫茫歸人前有何向明度總持

闕二字

之仗覺者先後師

光唯徒先歸本根福唯後敷不爾塔萬甄懿爾幢一石資

糧爾師聖地之力而佛昭格

澄觀

澄觀字大休俗姓夏侯氏越州山陰人年十一依寶林寺

霈禪師出家元和中住太原府大崇福寺後住清涼山大華嚴寺開成三年卒諡清涼國師

答皇太子問心要書

至道本乎一心心法本乎無住無住心體靈知不昧性相寂然包含德用該攝內外能深能廣非有非空不生不滅無終無始求之而不得棄之而不離迷現量則惑苦紛然悟真性則空明廓徹雖卽心卽佛惟證者方知然有證有知則慧日沈沒於有地若無照無悟則昏雲掩蔽於空明若一念不生則前後際斷照體獨立物我皆如直造心源

無智無得不取不捨無對無修然迷悟更依真妄相待若
求真棄妄猶棄影勞形若體妄卽真猶處陰影滅若無心
妄照則萬慮都捐若任運寂知則衆行爰起放曠任其去
住靜鑒覺其源流語默不失元微動靜未離法界言止則
雙忘知寂論觀則雙照寂知語證則不可示人說理則非
證不了是以悟寂無寂真知無知以知寂不二之一心契
空有雙融之中道無住無著莫攝莫收是非兩忘能所雙
絕斯絕亦寂則般若現前般若若非心外新生智性乃本來
具足然本寂不能自現實由般若之功般若之與智性翻

覆相成本智之與始修實無兩體雙亡證入則妙覺圓明
始末該融則因果交徹心心作佛無一心而非佛心處處
成道無一塵而非佛國故真妄物我舉一全收心佛眾生
渾然齊致是知迷則人隨於法法法萬差而人不同悟則
法隨於人一人一智而融萬境言窮慮絕何果何因體本
寂寥孰同孰異惟忘懷虛朗消息沖融其猶透水月華虛
而可見無心鑒象照而常空矣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會本演義鈔序

至聖垂誥鏡一心之元極大士宏闡燭微言之幽致雖忘

懷於詮旨之域而浩瀚於文義之海蓋欲寄象繫之迹窮
無盡之趣矣斯經文理不可得而稱也晉譯幽祕賢首頗
得其門唐翻靈篇後哲未窺其奧澄觀不揆膚受輒闡元
微偶溢九州遐飛四海講者盈百咸叩余曰大教趣深疏
文致遠親承旨訓髣髴近宗垂範千古慮惑高悟希垂重
剖得覩光輝順斯雅懷再此條治名爲隨疏演義昔人云
人在則易人亡則難今爲此釋冀遐方終古皆若面會然
繁則倦於章句簡則昧其源流顧此才難有慙折衷意夫
後學其辭不枝矣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序

往復無際動靜一源含眾妙而有餘超言思而迴出者其
唯法界歟剖列元微昭廓心境窮理盡性徹果該因汪洋
沖融廣大悉備者其唯大方廣佛華嚴經焉故我世尊十
身初滿正覺始成乘願行以彌綸混虛空爲體性富有萬
德蕩無纖塵湛智海之澄波虛含萬象瞰性空之滿月頓
落百川不起樹王羅七處於法界無違後際暢九會於初
成盡宏廓之幽宗被難思之海會圓音落落該十刹而頓
周主伴重重極十方而齊唱雖空空絕跡而義天之星象

燦然湛湛亡言而教海之波濤浩瀚若乃千門潛注與眾
典爲洪源萬德交歸攝羣經爲眷屬其爲旨也冥真體於
萬化之域顯德相於重元之門用繁興以恒如智周鑒而
常靜真妄交徹卽凡心而見佛心事理雙修依本智而求
佛智理隨事變則一多緣起之無邊事得理融則千差涉
入而無礙故得十身歷然而相作六位不亂而更收廣大
卽入於無間塵毛包納而無外炳然齊現猶彼芥瓶具足
同時方之海滴一多無礙等虛空之千燈隱顯俱成似秋
空之片月重重交映若帝網之垂珠念念圓融類夕夢之

經世法門重疊若雲起長空萬行芬披比華開錦上若夫
高不可仰則積行菩薩曝鰓鱗於龍門深不可闕則上德
聲聞杜視聽於嘉會見聞爲種八難超十地之階解行在
躬一生圓曠劫之果師子奮迅眾海頓證於林中象王迴
旋六千道成於言下啟明東廟智滿不異於初心寄位南
求因圓不逾於毛孔剖微塵之經卷則念念果成盡眾生
之願門則塵塵行滿眞可謂常恒之妙說通方之洪規稱
性之極談一乘之要軌也尋斯元旨却覽餘經其猶杲日
麗天奪眾景之耀須彌橫海落羣峯之高是以菩薩搜秘

於龍宮大賢闡揚於東夏顧惟正法之代尚匿清輝幸哉
像季之時偶斯元化況逢聖主得在靈山竭思幽宗豈無
慶躍題稱大方廣佛華嚴經者卽無盡修多羅之總名世
主妙嚴品第十者卽眾篇義類之別目大以曠兼無際方
以正法自持廣則稱體而周佛謂覺斯元妙華喻功德萬
行嚴爲飾法成人經乃注無竭之涌泉貫元凝之妙義攝
無邊之海會作終古之常規佛及諸王竝稱世主法門依
正俱曰妙嚴分義類以彰品名冠羣篇而稱第一斯經有
三十九品此品建初故云大方廣佛華嚴經世主妙嚴品

第一

華嚴法界元鏡序

余覃思大經薄修此觀羅其旨趣已在疏文恐墮業於深
經少讚演茲元要精誠之旨時一發揚數子懇求叩余一
闡咸言注想訪友尋源或學或傳徧求眾釋積歲疑滯今
方煥焉夕惕勤勤願釋深旨顧以西垂之歲風燭難期恐
妙觀之淪胥使枝辭之亂轍乃順誠請畧析幽微名法界
元鏡冀將來道友見古賢之深衷矣

玲幽

玲幽閣成中清河沙門

建功德碑銘

并序

緬夫造化厥初以渾元爲首乾坤纔著二儀始分爰有三
皇降其間五帝居其次然乃驪連栗陸尊盧赫胥神農伏
羲禹湯堯舜周秦之後迄至隋唐開闢以來君王宰輔不
可繁載備如傳記者也唯有西域之教生於周昭王甲寅
之歲來自漢明帝永平之年摩騰天竺法蘭初於此矣然
則釋道儒門如鼎之三足若拯溺救難易危成安莫過乎
釋氏之教矣有志信上黨樊公先代楚有將軍燕有烈士

公則是其緒裔也曾祖及祖尊諱不書竝高尚不仕隱於里間則榮宦貴祿勿干懷也考諱元信曾任武寧軍討擊副使雄名振古英畧貫時動日羽以猿驚彎月弓而雁落郡府捐其

闕一字

軌轅門仰其規儀藝絕奇能莫可儔也嗣

子樊忠義家本上黨來居魯邦巨產洪基里閭推最公量爲河海氣納乾坤幼而謙長而恭文武忠孝備於厥躬無

虞邱三字

闕一字

有榮期三樂不苟名宦遁跡邱藪時人望之

不及也有子長曰德亮仲曰德安季曰德平竝事父能竭力事君能盡忠與朋友交言而有信公家務之暇暫爾靜

思乃喟然長歎曰余覽維摩經見是身如芭蕉中無有堅
又金剛經云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吾今年侵蒲柳齒
髮漸衰若不預造梯航將何越於苦海遂乃捨縑帛割餘
資轉法華經一部七卷四十九遍已終持金剛一軸之經
一萬之數云畢更以絹捨束素粟麥一車入修當村佛殿
工償又兩施絹六疋臺山設三百僧齋大聖文殊遙加密
護更施絲二百一十八兩將充贖香四州供養僧伽三綱
飛狀迴報若不標記胡表素誠爰訪他山之異石遂立豐
碑召素絨之良工得班輸之奇士更造功德一鋪數有十

軀家

闕一字

部一十五人虔誠侍側且尊客相好竝悉圓嚴

菩薩神龍無不殊麗經文有聯環之字隨心識而鐫成佛

前有宛卷之花從子下而鑿出建造在於私第成就遂至

伽藍萬代子孫永充供養此寺之勢也東接太公之遺跡

西鄰古戴之州

闕一字

南眺豐城北倚厥國且昔時堂殿尊

像儼如今初瓊碑屹立於此所有功德先奉我國家伏願

帝歷長明金輪永御大吏常侍休佐堯階州縣采寮鎮居

祿位樊公先靈尊眷諦國受生現在一門保全慶吉仍恐

日月驟改桑田幾變將刊貞石以紀

闕一字

工銘曰

天地將分兮盤古生焉濁氣爲地兮清氣爲天三皇降德
今五帝其間周秦相禪兮唐祚聯綿釋道儒教兮齊致如
鼎三足兮無偏時主不易兮鄭重樊公志信兮闕一字虔轉
金經兮數部捨資財兮無邊立不朽兮貞石石斑爾兮彫
鐫建尊像兮儼若合家稽首兮佛前獲福壽兮此世他世
立碑記兮千年萬年

元應

元應京兆莊嚴寺沙門

興國寺故大德上座號憲超塔銘

并序

上座俗姓太原王氏累世京兆涇陽人也童子事師年過受戒報終七十有六而僧夏五十焉業精妙法於大歷八年試業得度隸名住興國寺也上座行操寒松戒德霜白道洽羣物而悲敬齊行持念無虧經聲不輟優曇花之句偈曉夕相仍分陲利之開敷香風不絕向萬餘徧稟學定於總持東院繼七業之蹤熱心燈於巨夜之中明終不絕而忽於今年覺是身虛憊氣力漸微絕粒罷飧唯茶與乳右脅而卧四旬如生命入室門人上座子良都維那智誠等曰吾今色身應將謝矣努力勤策法乳相親金泉磴及

梨園鋪吾之衣鉢將入常住以爲永業言已帖然累足而

去也門人子良等號呼慟天空

闕一字

血灑澗流汨咽庭樹

摧枝川原無色悲風慘然巍峩鴈塔崛起於西原颼颼松
吹金龜之田卽於其年三月七日於興國下庄淨室飛香
神顏不易狀若平生黯爾終矣門人子良等採以荆珉徵
搜哲匠鏤於金石刻之以銘欲使後賢而知今矣詞曰

戒行嚴潔松篁比貞秉志堅直如崑如荆衣珠內瑩獨耀
心靈精持妙法德冠羣英四旬絕粒而亡內逼諸漏蠲除
聖賢不測

欽定全唐文卷九百二十目錄

宗密

答溫尚書書

孟蘭盆經疏序

金剛般若經疏論纂要序

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畧疏序

華嚴原人論序

示學徒文

義叶

重修大像寺記

元楚

廬山東林寺觀音方丈記

清越

新興寺佛殿石階記

正言

病中上寺主疏

高閑

此齋帖

延昭

臨濟慧照禪師塔記

知宗

盤山上方道宗大師遺行碑

詞浩

牛頭寺經幢讚

文貞

善化寺記

登輝

護聖寺鐘銘

南敘

憫忠寺重藏舍利記

亞棲

論書

澄玉

疎山白雲禪院記

欽定全唐文卷九百二十

宗密

宗密俗姓何氏果州西充縣人元和二年依遂州道圓禪師出家住終南山草堂寺太和三年賜紫會昌元年卒於興福塔院年六十二謚定慧禪師

答溫尚書書

一切眾生無不具覺靈空寂與佛無殊但以無始劫來未曾了悟妄執身爲我相故生愛惡等情隨情造業隨業受報生老病死長劫輪迴然身中覺性未曾生死如夢被驅

使身本安閑如水作冰而溫性不異若能悟此意卽是法
身本曰無生何有寄託靈靈不昧了了常知無所從來亦
無所去然多生習妄執以性成喜怒哀樂微細流注其理
雖然頓違此情難以卒除須長覺察損之又損如風頓止
波浪漸停豈可一身所修便同佛用但可以空寂爲自身
勿認色身以真知爲自心勿認妄念妄念若起都不隨之
卽臨命終時自然業不能繫雖有中陰所向自由天上人
間隨意寄託若愛惡之念已泯不受分段之身自然易短
爲長易麤爲妙若微細流注一切寂滅圓覺大智朗然獨

存卽隨現千百億身度有緣眾生名之曰佛

孟蘭盆經疏序

始於混沌塞乎天地通人神貫貴賤儒釋皆宗之其惟孝道矣應孝子之懇誠救二親之苦厄酬昊天恩德其惟孟蘭盆之教焉宗密罪釁早年喪親每履雪霜之悲永懷風樹之恨竊以終身墳壟卒世烝嘗雖展孝思不資神道遂搜索聖賢之教虔求追薦之方得此法門實爲妙行年年僧自咨白四事供養三尊宗密依之修崇已歷多載兼講其誥用示未開今因歸鄉依日開設

闕字

俗耆艾悲喜遵

行異口同音請製新疏心在松柏豈慢鄉閭式允來情發
揮要道

金剛般若經疏論纂要序

鏡心未淨像色元空夢識無初物境成有由是惑業襲習
報應綸輪塵沙劫波莫之遏絕故我滿淨覺者現相人中
先說生滅因緣今悟苦集滅道既除我執未達法空欲盡
病根方談般若心境齊泯卽是真心垢淨雙亡一切清淨
三千瑞煥十六會彰今之所傳卽第九分句偈隱畧旨趣
深微慧徹三空檀含萬行住一十八處密示階差斷二十

七疑潛通血脈不先遣遣曷契如如故雖策修始終無相
由斯教理皆密行果俱元致使口諷牛毛心通麟角或配
入名相著事乖宗或但云一眞望源迷派其餘胷談臆注
不足論矣河沙珍寶三時身命喻所不及豈徒然哉且天
親無著師補處尊後學何疑或添或棄故今所述不攻異
端疏是論文乳非城內纂要名意及經題目次下卽釋無
煩豫云

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畧疏序

元亨利貞乾之德也始於一氣常樂我淨佛之德也本乎

一心專一氣而致柔修一心而成道心也者沖虛妙粹炳
煥靈明無去無來冥通三際非中非外洞徹十方不滅不
生豈四山之可害離性離相奚五色之能盲處生死流驪
珠獨耀於滄海踞涅槃岸桂輪孤朗於碧天大矣哉萬法
資始也萬法虛僞緣會而生生法本無一切惟識識如幻
夢但是一心心寂而知目之圓覺彌滿清淨中不容他故
德用無邊皆同一性性起爲相境智歷然相得性融身心
廓爾方之海印越彼太虛恢恢焉晃晃焉迴出思議之表
也我佛證此愍物迷之再歎奇哉三思大事旣全十力能

摧樹下魔軍爰起四心欲示宅中寶藏然迷頭捨父悟有
易難故仙苑覺場教興頓漸漸設五時之異空有迭彰頓
無二諦之殊幽靈絕待今此經者頓之類歟故如來入寂
光土凡聖一源現受用身主伴同會曼殊大士創問本起
之因簿伽至尊首提究竟之果照斯真體滅彼夢形知無
我人誰受輪轉種種幻化生於覺心幻盡覺圓心通法徧
心本是佛由念起而漂沈岸實不移因舟行而驚驟頓除
妄宰空不生華漸竭愛源金無重鑛理絕修證智是階差
覺前前非名後後位況妄忘起滅德等圓明者焉然出廢

良駒已搖鞭影埋塵大寶須設治方故三觀澄明真假俱
入諸輪綺互單復圓修四相潛神非覺違拒四病出體心
華發明復令長中下期克念攝念而加行別徧互習業障
惑障而消亡成就慧身靜極覺徧百千世界佛境現前是
以聞五種名超剎寶施福說半偈義勝河沙小乘實由無
法不持無機不被者也噫巴歌和衆似量騰於猿心雪曲
應稀了義匿於龍藏宗密髻專魯誥冠討竺墳俱溺筌蹄
惟味糟粕幸於涪上針芥相投禪遇南宗教逢斯典一言
之下心地開通一軸之中義天朗耀頃以道非常道諸行

無常今知心是佛心定當作佛然佛稱種智修假多聞故
復行詣百城坐探羣籍講雖濫泰學且師安叨沐猶吾之
納謬當真子之印再逢親友彌感佛恩久慨孤貧將陳法
施採集般若綸貫華嚴提挈毘尼發明惟識然醫方萬品
宜選對治海寶千般先求如意觀夫文富義博誠讓雜華
指體投機無階圓覺故參詳諸論反復百家以利其器方
爲疏解冥心聖旨極思研精義備性相禪兼頓漸勒成三
卷以傳強學然上中下品根欲性殊今將法彼曲成從其
易簡更搜精要直註本經庶卽事卽心日益日損者矣

華嚴原人論序

萬靈蠢蠢皆有其本萬物芸芸各歸其根未有無根本而有枝末者也况三才中之最靈而無本源乎且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我今稟得人身而不自知所從來曷能知他世所趣乎曷能知天下古今人事乎故數十年中學無常師博考內外以原自身原之不已果得其本然今習儒道者祇知近則乃祖乃父傳體相續受得此身遠則混沌一氣剖爲陰陽之二二生天地人三三生萬物萬物與人皆氣爲本習佛法者但云近則前生造業隨業受報得此人身

遠則業又從惑展轉乃至阿賴耶識爲身根本皆爲已窮其理而實未也然孔老釋迦皆是至聖隨時應物設教殊途內外相資共利羣庶策勤萬行明因果始終推究萬法彰生起本末雖皆聖意而有實有權二教惟權佛兼權實策萬行懲惡勸善同歸於治則三教皆可遵行推萬法窮理盡性至於本源則佛教方爲決了然當今學士各執一宗就師佛者仍迷實義故於天地人物不能原之至源余今還依內外教理推窮萬法初從淺至深於習權教者斥滯令通而極其本後依了教顯示展轉生起之義會偏令

圓而至於末文有四篇名原人也

示學徒文

一從別後相憶是常未審朝暮用心在何境界得背塵合
覺否外境內心覺了不相關否定慧輕安適悅否修行若
忘失菩提心知之總是魔業否數數覺察勤勤觀照習氣
若起當處卽休輒莫隨之亦莫滅之何以故陽燄之水不
應趁故不應滅故不應趁故免落凡夫縱情不應滅故免
墮二乘調伏圓宗頓教畢竟如斯但與本性相應覺智自
然無間長時之事難可具書畧標大分自須努力不多述

也

義叶

義叶會昌中沙門

重修大像寺記

太和乙卯歲潁川郡陳公爲左神策將軍以其誅暴息亂
宸衷親付之右地公上酬天造忠奉國恩內戢三軍外安
百姓擁二州之地霧卷波澄寧萬乘之心雲銷烟滅冀恢
宏乎至道實匡贊我有唐至開成戊午歲公因觀地無遺
利農則有秋遂謁闕一元以告清慎拜大像以請鴻福方

歎鳩鵲巢頂荆棘掩砌廊宇霖漏樓殿欹傾寺無居僧爰
詰耆舊曰頃者莊田與賣於鄉里林木摧毀於樵童賴

闕

舊地出清俸以收贖因茲請僧重復其業然耕耘菑穫未
有倫次焉尚書乃命僧藏乂爲赴知己者時不歷二祀裝

慈尊以金

闕一字

飾

闕一字

殿以丹雘而眾事云畢至於儲蓄

車乘與生生之具兼頃畝年代竝錄之於寺記碑陰以示
鄰里鄉黨爲免侵奪不朽之驗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元楚

元楚大中時江夏沙門

廬山東林寺觀音方丈記

觀音之於諸先覺猶孔門之有亞聖其悲智應用鴻纖毫
億刹常如示諸掌是以郢川屈父因伯兄宗厚上人爲空
王入室弟子手足相愛嘗得聞斯語遂捨二十萬於新殿
東南造觀音方丈一間四厦西嚮峻棟岒岒間出廊廡又
以香泥仗普門功德克類端莊天飾梵儀如語如嘿危冠
百寶風容動搖式繫拳拳靈貺斯在俾愚菲薄旌寘堅貞
愚無文苟欲贊其播植善稼於斯而已矣噫茲寺也自晉
至唐五百餘歲以土木有壞因而造之者數也眞風未弭

因而復之者時也由是前九江太守給事中博陵公奉詔
指撝之舊龍象三十人經營建立之方三四年基構宏壯
特新前象遂得鑪峰增色圖牒再張車蓋貴遊結轍林下
逢迎相賀輝動巖軒挹虎溪之波瀾清麈尾之風韻閱繹
故事飽飫前生從容吟嘯而去若是則安知來者之無柴
桑乎往者之無雁門乎矧馨香庭實千花雪明重修白社
期在旦夕矣愚江干宿齒常夢寐舊岑力杼肺腸遠謝泉
石亦厚公之惠也以唐十六葉聖宣皇帝大中六年壬申
春二月十五日江夏僧元楚記

清越

清越大中時敬亭山沙門

新興寺佛殿石階記

十三年秋嗣天子用舊制安天下釋像明年二月茲寺鉅殿石砌果而成功維時冠祠刹尊貌踞極敞千戶比其在階陞得無堅強耶始台傑河東公定而崇之儼然峻峙旣像素壁繪座嚴侍列中瞻環眄千一煥若乃丹其薨乃赭其楹林池谷壑煜燐輝變遂以修甃務周其功不六七年蒿張蔓植圯缺大半盱者傷目咸不爲然始十年秋徒聚

文議以爲祇敬有本不類他構言其石也於器堅永能百
千萬歲天地日月而終始者餘無如之因擇其善俾化於
俗鳩瞋悉徧易而牢之寺有耆德惟恭行苦心眞亟欲俾
壯惟埃勝樂聞其善犁晨遽征詢道之俗雖祈寒暑燠衣
壞履冗不暇修歇晝思夕慮惟殿之陞如是凡五年而完
之其爲利則深矣爲功則永矣信夫根斯而施也覽羣施
而無儔焉故始末之知人多不與殆知之則梟生師內萬
室皆空艱於化緣肯綮難就不有勁志孰能修之且不固
其根不理其源豈高棟大廡徒得輒而處之耶抑初召工

選石他嶠內懷糾纏不洩於抱及就礪琢曲折勢狀自新
於心目皆奇之陛級鏤飾若本天匠則陰沴浸微陽火蒸
鑠信無變泐以隳其初余謂庶幾乎旣而甍翼廊楯前廡
材石交結闕 硯鐵好上符稱氣增名藍繇是賓車日來僉
共嗟敬譽極樂者又何云乎噫大道汨而像設見彼誣誣
然不知所歸汲不以茲耶其或嘻嘻族居不能以毫益豈
慈聖之徒耶必爲而忘之神不茲泥則遊外者亦何以誚
余謂後五百歲嗣佛子作佛事如恭者人無間然大中十
四年二月二十一日敬亭僧清越記

正言

正言大中時沙門安國寺大達法師弟子

病中上寺主疏

正言自小入道謬列

一作烈

緇倫陪行伍今緣身嬰風疾恐

僧務多有故用悟用三寶聖言所有罪障不敢覆皆消滅
有少許賤利充眾僧外請將自出錢買得廢安所在萬年
縣澹川鄉竝先莊竝院內家具什物兼莊內若外若輕若
重竝囑授內供奉報聖寺三教談論首座答製賜紫大德
兼當寺主有手下弟子李自遷竝付莊悉是自出錢物買

得盡不竝諸同學等事竝皆無分今法師爲主一捨永捨
生死網維和上老宿大德徒明謹疏

高閑

高閑湖州烏程人出家開元寺後入長安住薦福西明等
寺大中朝賜紫加號十望大德後歸鄉里卒於本寺

此齋帖

此齋破除京中所得物猶未盡豈得更受相助錢物勞送
此意便令却還本請檢納六日高閑白

延昭

延昭俗姓劉氏餘杭人咸通中鎮州保壽寺沙門

臨濟慧照禪師塔記

師諱義元曹州南華人也俗姓邢氏幼而穎異長以孝聞及落髮受具居於講肆精究毘尼博蹟經論俄而歎曰此濟世之醫方也非教外別傳之旨卽更衣遊方首參黃檗次謁大愚其機緣語句載於行錄旣受黃檗印可尋抵河北鎮州城東南隅臨滹沱河側小院住持其臨濟因地得名時普化先在彼佯狂混眾聖凡莫測師至卽佐之師正旺化普化全身脫去乃符仰山小釋迦之懸記也適丁兵

革師卽棄去太尉默君和於城中捨宅爲寺亦以臨濟爲
額迎師居焉後拂衣南邁至河府府主王常侍延以師禮
住未幾卽來大名府與化寺居於東堂師無疾忽一日攝
衣據坐與三聖問答畢寂然而逝時唐咸通八年丁亥孟
陬月十日也門人以師全身建塔於大名府西北隅勅謚
慧照禪師塔號澄靈合掌稽首記師大畧住鎮州保壽嗣
法小師延昭謹書

知宗

知宗咸通中沙門

盤山上方道宗大師遺行碑

師諱道宗俗姓田唐千牛將軍賓庭之後元和九秋師年
弱冠於燕庭金閣寺受戒禮志敬寺如琳爲師後至永泰
大師所與師契合謂師曰薊門舊里田盤靈山可構淨居
師蒙指教驚喜難名太和二年屆盤山峯頂多逢獸跡莫
面人蹤境類虎谿地蟠龍腹師止棲處所如在四禪柏茶
半斤稻米數斗二年所食一半猶存皎月銀河借爲燈燭
松風石溜指作笙簧息煩焰於塵塗瑩戒珠於巖岫曾遊
絕嶽墜地無傷山現蓮池龍降香水猛虎每蹲於坐側巨

蛇長遶於階前一上雲嶺雨更歲華偶因樵采之夫始見
住持之跡初傳鄉里漸達州邦千里風聞四眾雲集方伯
太尉相國清河張公仲武遙瞻道德渴想音徽專飛簡章
特有招辟師以松蘿誓節雲水堅懷三十九年不下棲隱
侍中清河張公允伸大闡釋風遠欽道行頻馳清奉累降
尺書命建豐碑以崇盛德於是沙門知宗撰文節度判官
梁知至書石咸通七年暮春之月師化緣時畢說偈整衣
悄然靈脫至咸通九年荼毘於靈壇獲舍利數千塔於寺
之東南隅

詞浩

詞浩乾符中京左街永報寺沙門

牛頭寺經幢讚

妙覺出興廣宏利濟教演多途開聲除翳惟其尊勝三世
佛心能慈能惠惟密惟深其力

關一字

大其功頗微塵沾影

覆盡獲超昇今之建置斯有所爲資先考靈冥途永離神

棲浮剎

關二字花

關一字

三惡道閉七寶路通真空永入幻有

長袪豈勞歷劫便獲無餘

文貞

文貞中和時興禪寺上座

善化寺記

大德以唐宣宗大中十二年春來燕選名寺以憩畱嚮德者盈途青松節峻白雲志高侍中張公崇敬別卜禪居於遵化坊吉地闢開梵宇儼似蓮宮奉請賜額爲善化

登輝

登輝悟達國師門人昭宗龍紀時內殿講德賜紫

護聖寺鐘銘

滅六趣業震十方界旣範以考法響無礙惟唐龍紀元年

十月十七日梓州三軍官吏百姓等以節度吳郡顧公繕
甲治兵扈僖皇帝有功授鉞典我邦稱禮以監軍使樂安
孫公輟自親侍撫吏民以法家財施命其季漢州刺史彥
暉叔僧棲讓鑄重五百鈞以十一月二十六日懸像殿之
右

南敘

南敘景福中左街內殿講論兼應制大德沙門

憫忠寺重藏舍利記

茲舍利者昔隋文帝潛龍日有梵僧自印土至授舍利一

瓶曰此釋迦佛遺形耳檀越可爲主洎登寶位年號開皇
至廿年改仁壽至仁壽二年壬戌正月勅天下大州一百
處建舍利塔時幽州節制竇抗創造五層大木塔飾以金
碧局舍利於其下至大唐文宗皇帝太和八年甲寅經二

百卅三年天火焚塔邇後五六年間武皇迺

闕一字

釋教至

宣宗初登寶位歲在丙寅勅修廢藍將興畚

闕一字

得石函

於故基下時旌麾清河公曉示人天溥令供施遷藏於憫

忠寺多寶塔下復經卅三載中和二年歲在壬寅又值火

災延憫忠寺樓臺俱燼旋遇燕

闕一字

淘汰空侶不期年隴

西令公大王大庇生靈巨崇像設捨已祿俸造觀音閣橫
壯妙麗逾於舊貫寺僧復嚴陳力化導塑觀音像當景福
壬子年僉欲遷舍利於閣內乃陳辭上瀆請發封壤上許
之卽是年六月徒侶雲萃各竭其誠塵燼曜靈香坐人手
未淹食頃俄逢巨函縫印香泥記鐫貞石繇是撤其蓋發
其緘舍利光芒異香郁烈尋錄狀捧金函詣子東門上獻
旌幢中權後營皆澡關一沐心通宵瞻禮重沓覲施復還
本寺顯示城隍道俗關一黃金瓶如薺麥量內藏一粒仁
壽舍利也二粒在塔關一內又二粒在小金合子內又九

十粒如銀粟狀在琉璃瓶內玉環二髮七綜金銅棺槨異
香釵釧等今又有二粒舍利光彩甚瑩在銀結條琉璃瓶
內卽故臨壇大德明鑒平昔隨身供養臨終授弟子拈忍
今同收函內矧夫聖日久歿遺形尚畱爲福人天堅固不
壞幸遇王臣信重正法興隆同於寶坊載禮金骨而今而
後何年更逢匪獨人心澆醜抑亦時侵末法重悶於此觀
音象前谷變陵摧猶憑刊石記曰

大燕城內地東南隅有憫忠寺門臨康衢中有寶閣橫雲
業虛閣有巨象觀音聖軀當象之前緘於舍利外石函封

內金函閔填以異香雜以珍器用記歲年景福壬子

亞棲

亞棲洛陽人善書光化中賜紫

論書

凡書通卽變王變白雲體歐變右軍體柳變歐陽體永禪
師褚遂良顏真卿李邕虞世南等竝得書中法後皆自變
其體以傳後世俱得垂名若執法不變縱能入石三分亦
被號爲書奴終非自立之體是書家之大要

澄玉

澄玉天祐時中嶽沙門

疎山白雲禪院記

且夫疎山者貫造化之工爲而有矣分地鏡而插天心用之則圓蓋方輿共爲覆載攝之則橫河石阜饒借其形巖峙堞而吹浮雲列澎流而走洪浪龍渦鳳翼萬象含虛牛首蛇壘千峯簇翠昔是周迪王分霸之場畚鍤基壘尚在連漪已徼控截郡城襟帶七閩奇分五嶺自大中之初有儒士何仙舟棄爵藏名隱乎此地釣臺書榭基址箕簣有猛獸時來樵人懼矣荒榛之後立爲道觀觀將圯墜延至

僧居僧則未詳其字也道孤性靜茅室草菴獨而住矣時
遇白丁攘辟鯨鰐相吞四海沸騰諸藩蟻聚郡無苛政民
絕僇生至中和之初攬搶方定隨土所立爲主帥矣掌領
郡印貴在安民上貢不停乃有勅下封官寵優其爵令知
郡矣卽汝南危公也諷曰公乃寬而得衆強而有謀一鎮臨
川三十餘載銷劍戟而爲短耜化箭鏃而作長鑪賦稅薄
施俗無饑色至大順元年我大師領徒而至太守危公見
而深加敬仰乃令都押衙前江州刺史曾公徒曰於阜郭山
林僉居曾公遂驟駟而巡到茲山迴對曰去此六十里有

山曰書山是周迪王匡霸之地古儒讀書之場因而俗號也極而勝概堪作禪居汝南危公堅請而住大師允而居焉後改爲疎山也師則廬陵郡淦陽人也俗隴西李氏其父在仕師自誕生之時紫胞異瑞龍章鳳質頗峻靈儀凡是俗茹不愜其情年至八歲乃於一日而告親曰且夫雲羅霧縠癡愛著身銀箭金壺生死之本安能解脫矣乃往投於政禪師出家禪師則薯山大師上足弟子也師爲立號匡仁自剃度給侍三五年間凡是教文深達其理後年登闕品至於東都鉢塔院集毘尼藏三年觀其文義洞達

指歸乃嘆曰吾聞先德云離文字學吾今何滯乎遂以布
毳芒鞋巡遊請益乃聞高安之西有山曰洞卽新豐是也
有大善知識衆五六百而可往之師以言險路峻凡有問
者失其機矣我大師此時遂扣之故知道合符契一聞十
悟得大總持譬如兩鏡對明終無異照鋒鏌相權彼亦何
虧乃駐泊法筵累經炎燠至咸通十有一載方乃出山南
造大瀉又成淹泊至乾符歲屬庚子聞廬陵有山號嚴田
遂往開闢時禪侶相依乃告檀越李公曰衆旣聚而山又
薄居必難乎吾聞巴山聳峻貫屬臨川可往而遊乎至中

和三年方開巴山白雲禪院檀越朱公爲過邊使師又告
曰山深地冷時植不收僧衆漸多難爲供饋遂出山見太
守危公公乃延請而住茲山矣師退而讓之公曰佛尚不
違衆生之願師何得讓乎乃允而住焉遂以芟薙蒿蕪基
平時瀆翦擎雲之杞梓斫嶰谷之琅玕重簷將鳳翅而齊
飛壘石與龍頭而竝舉崢嶸寶殿疑從兜率飛來精粹金
容真似天宮降下窗連碧岫時跨虹蜺門枕郵亭日明蟬
竦宵扃戶牖聞疎磬之三聲曉卷簾櫳見長江之一帶奇
分閬苑壯若蓬壺麻姑之仙鶴時來乳洞之靈香不散名

花異草四季長存高節禪流五湖併集汲用旣廣事有闕

緣水磨山泉久銷人力眾議取備乃就其工鵞管流通走

歸阜棧靈材築險勢截秋江鏗鞳而斗轉輪飛岌業而雷

奔電卷枕櫛

闕

色不異蘇山諸緣且置饘饋尚微師曰秋

稼如雲自乏東臯之分故知水月相映啐啄同時乾寧甲

寅歲春乃有上饒郡太守汝南危公

昌曰

公卽臨川刺史之

季子也隼旗

闕

筆盡掌虎符乃心捨祿下水田莊一所竝

火幕牛犢等永充常住爲供眾僧之齋粥矣師曰如來出

世道蓋恒沙吾今資生未聞帝耳時有京堂後官虞公武

夷人也自閩迴歸京朝觀因假道歇駕而來禮敬師焉公
尋便結駟而辭曰師之所住院額何無師曰茅屋草菴逐
時難擬公曰到京之日專爲奏置焉後乃有勅下賜爲疎
山白雲禪院額并隸僧一七人住持貴在焚修寶刹轉正
法輪沐浴皇風永延國祚師曰人無心於物萬物未嘗無
符契之緣自然而已時有袁州牧鍾公曰卽洪州廉使之
子也公以懷善心在求因於佛乃捨洪鐘一口入院莫不
縱鐸龔龔振海上之清音躋躩蛟龍闕天邊之落月又潯

陽太守潁川陳公

曰卓

公以身居王務無暇禮延乃素幅寫

師真用飾瞻敬竝捨俸祿之財於江之西南隅去院各十里置莊兩所一曰西莊南號佐俄是也後以風俗所譚聞而益敬乃有軍事押衙李勛常來請問師曰凡俗進修且以福智二嚴得爲釋梵報矣後忽言弟子有小莊近院之北願捨入常住師乃受矣無何否泰不時星臨郡壁秣馬利兵之衆強敵而來師嘗欲遊山果快行止此時遂往福船南連嶺界漸遠舊址聲徹閩城廉使琅琊王公曰知望風而敬乃以差僧三人賁持牋疏虔請衆欲就而師曰臨川太守危公特遣軍將隨行侍衛又安能就請矣天祐五年

春師却返故山綠蘿青靄早拂簷楹禪徑苔陰欲平履跡
至天祐六年淮海統兵收復當郡危公公既陷而軍將散
矣師端居丈室不欲離雲左右侍眾堅昇而去師曰且釋
迦遇金鏑馬麥之難復何往乎乃憫眾而出曰數半旬便
回歸院矣自郡城部屬淮南除替官資不停周至孫孫至
劉劉至隴西李公盡申虔敬竝爲外護檀主李公曰德誠
捨俸祿之財於山之東置莊一所永充常住之齋粥矣師
其年七十有三化緣將盛僧匡七百眾矣其有扣敵者如
攘芥投鋒承機者若澄油瀉鋌其有所主張院事盡是挺

持之人前替後來無非強幹衆多德行不可一一標名時
有僧可珪杖錫離雲循環梁苑旋之東洛謁見前建州刺
史隴西李公肅曰公乃建安人也以文華居身進士及第累
遷官品勅與郡符公不副任後轉爲檢校司空知租庸發
運使矣公聞師道化如蜂聚王乃問僧可珪曰山門事力
有何闕乎對曰知識所居山記塔銘二俱未備公曰願爲
置矣遂捨帑藏之財與僧歸山而置之矣師令余爲文澄
玉才非刻鵠藝拙雕龍無瘡頭五十紙之書乏洗眼一千
行之頌所冀年移代寢勒爲不朽之工烏日元霜永鎮蓮

宮之界乃爲記矣